

云何降伏其心？——《金刚经》

金城罪与罚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THE MONEY

光目女 著

以灵魂的视角探索罪恶背后的人性

上证指数创出十年最高点，股市癫狂、股市崩盘……
带你进入此刻的金融之城
一个金融职员与资本大鳄、金融大佬之间的秘密

作家出版社



金城罪与罚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THE MONEY

光目女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城罪与罚 / 光目女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063-9785-8

I. ①金…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0055 号

金城罪与罚

作 者: 光目女

责任编辑: 史佳丽

装帧设计: 末末美书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72 千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785-8

定 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城市罪人金

谁将成为金融之城的卫士？
金钱是否将永久地奴役灵魂？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股海谜云	
第一节 癫狂	2
第二节 走火的猎枪	13
第三节 点石成金的魔法	22
第四节 真相	30
第五节 葬礼	38
第六节 诡异的提拔	47
第七节 断弦之殇	61
第二章 欲望金城	
第八节 IPO 迷雾	69
第九节 揭秘	78
第十节 丘比特到来	90
第十一节 水底的大鳄	98
第十二节 金城故事	107
第十三节 宦海沉浮	119

第十四节 暴风骤雨 132

第三章 爱如浮生梦

第十五节 欢乐在线 140

第十六节 帝国公主 147

第十七节 别爱我 161

第十八节 暗夜 172

第十九节 家族的秘密 178

第二十节 天上和人间 187

第二十一节 鱼的眼泪 197

第四章 秘战

第二十二节 初战围城 212

第二十三节 帝国计划 221

第二十四节 大厦将倾 235

第二十五节 风波乍起 245

第二十六节 山雨欲来 258

第二十七节 血缘的枷锁 268

第五章 金融城未眠

第二十八节 错爱 284

第二十九节 逃离 297

第三十节 卫士归来 306

引 子

……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
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严饰之。

读到这里牟海滨心想：这不就是一座金银珠宝做成的城堡吗？

他停止读诵墙上的佛经，看来佛都要住在金子做成的城堡里面，
难怪人们想尽了所有的招数进入那个能够给人带来无尽钱财的金融
城堡，可是牟海滨知道它和西方佛陀世界不同，这个看上去遍地金
银的金融城堡实际上是一个魔法之城，这里面除了可以带来无尽的
钱财之外还可以带来血色泡沫和黑色的灾难……

都说患有抑郁的人来到寺庙可以找到走出心灵阴霾的妙药，可
是牟海滨来到这里心还是留在了那座金融城堡里面。

寺庙的钟声敲响，牟海滨离开了佛经给他描绘的那座金城。

第一章 股海迷云

第一节 癫狂

马啸眼睛盯着落地玻璃外面的湖面凝神不语，这间不大的房间里几双眼睛都在盯着他，江湖传来低调而又神秘的“私募一哥”张宗飞被调查的消息，一代私募枭雄的负面消息让所有人知道：随着股灾降临的还有一场金融风暴即将席卷而来……

马啸知道今天晚上如果不立马做出决断，那么这个房间里面的几个大鳄都将被置于水面之上！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马啸凭借猎人一样敏锐的嗅觉和多年券商老大的经验，让他感觉到新一轮股市高峰期即将到来。直到今年上半年，令马啸没有想到的是整个股市不仅超出了他的预期而且是疯狂地上涨！整个市场和所有人都在这场滚滚袭来的金钱大潮中癫狂了！

俩字前所未有地充斥在马啸的大脑：“癫狂！”

市场癫狂了，人心癫狂了，谁都不例外，包括马啸自己……

作为知名证券公司东达证券的董事长，马啸带领着身边这几个大集团当家人赚得钵钵满满，到底有多少白花花的银子落到大家的口袋，恐怕谁也算不清楚了。一波又一波股市奇迹屡屡将股市和人们推向了疯狂，整个中国大地燃烧在股市带来的熊熊烈火之中，大江南北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只要有股市信息的地方，无论是贵胄还是贫民，无不投身于这场烈火之中，只等自己被羽化成为那只涅

槃之后的凤凰，那个时候谁也不愿意去想到自己还有可能被炭化成为烧鸡的另外一种场面！一场史无前例追逐金钱的风暴就这样将所有人送上了癫狂的顶峰，甚至在偏远村落的农民都自发组织成为互助炒股团，人们在这场癫狂中逐渐忘却了自我，忘却了市场中的所有理性依据。

然而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艳，一夜之间股灾到来，崩塌就这样毫无预兆地降临了！在癫狂顶峰的人们被突如其来的股灾席卷着进入了滔天的海啸之中，只一瞬间海啸便淹没了江河山川，淹没了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一时间大地震动，哀号遍野，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被卷入了这场浩劫之中，有多少人倾家荡产，尸骨不存……

在梁家这个隐秘的湖边木屋里面，只能是最私密关系的人才能进入。木屋一半建在岸上一半建立在水上，沿着湖边一字排开共有七八间，临湖一侧全部都是落地的玻璃，冬天阳光透过整面墙的玻璃照进屋内，不大的木屋便都成为了暖房，春夏时候这里又成为观赏湖中荷花的绝妙去处。在这个月明星稀的初秋之夜，梁灿山将这几人同时召集在这里，这也是头一回。

马啸中等个头，虽然个头不高但是五官的线条无可挑剔，保养过度的面庞此刻像雕塑一样几乎是面无表情，使得任何人也看不出他的心迹，这个没有一丝生息泥塑一样的男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给所有人却都带来了无法形容的威严和震慑力。他将视线从湖面收回，缓缓扫视一遍屋内的这几位大佬级别的人物：弟山集团掌门人梁灿山，楚河集团董事长范海明以及集团 CEO 彭建、葛兰夫妇。

范海明看到马啸的眼光投向自己，他像酸枣核一样皱巴巴的面孔忽然就要流出眼泪，看得出来他在竭力抑制住绝望，可是声音里面带着的颤抖将他所有的恐惧表露出来，他说道：“我错在没有听从灿山的警告早点收手……”

梁灿山浓密眉毛下的眼睛像森林里面的巫师一样闪烁着幽暗的异光，高大的身材蜷缩在座椅里面仿佛想竭力从这些人面前隐遁而去，他不得不坐在这里是因为他已经不能离开这个团体，如果可以

的话，他早就将范海明这个蠢货和彭建那个张牙舞爪的老婆从这里踢出去！

当初葛兰将张宗飞这个资本界的“股神”介绍给在座的几位大佬的时候，股市已经到了高位。这位神秘的“私募一哥”张宗飞江湖号称“涨停敢死飞”，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资本市场奇迹，成为资本界一支奇异的神话。作为投资金融界的资深大鳄，梁灿山不用调查也能知道这家伙的发家秘籍是什么，再加上他伙同券商高管葛兰一起出现在这些集团大佬面前，不用说这个“敢死飞”不过就是一个幕后操盘的高明黑手而已。可是当葛兰将张宗飞的“秘籍”透露出来的时候，连梁灿山这等高人都被他的非凡“胆魄”给震慑到了。虽然市场上像张宗飞这种黑手多了去了，但是像他这么惊天大手笔无缝运作的倒是真令人意料不到，这些着实让梁灿山心中惊叹了一把。

张宗飞先是与一些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者实际控制人合谋，联合控制上市公司，择机发布“高转送”方案，当引入的热点题材等利好消息开始在市场发酵以后，张宗飞方面再根据这些信息给市场带来的信息优势，利用自己的基金产品及其控制的证券账户，在二级市场上进行这些公司股票连续买卖，从而抬升了这些公司的股价；然后张宗飞再以大宗交易的方式，接盘这些合谋公司股东减持的股票；这些股东将减持套现的获利部分再与张宗飞按约定比例分成；还有第二个方案就是双方共同认购这些合谋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再以上述方式拉升股价，抛售股票套现或者直接达到股票增值的目的。

说到底张宗飞这些招数不过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托儿”：先在市场想尽了招数夸卖主的货物有多好，再拿自己的钱去哄抢一番，把卖主的价格给哄抬上去以后再和庄家分成。然而不明门道的股民就以为这些公司的市值飞升是那支神奇的K线图造就的神话。看到张宗飞能够稳、准、狠地点了这个市场最致命的死穴，而且让金钱疾速膨胀的“技术手段”是如此的令人诱惑之时，从来不会放过任何让银子下崽儿机会的梁灿山如何能按捺得住？

范海明和那些大佬迫不及待地和张宗飞见面，终于梁灿山也动了凡心，可是多年练就的敏锐警觉让他躲进了暗处，他没有像范海

明那些人那样直接和张宗飞见面，而是让葛兰代为出面，把貌似和自己没有关联的旗下几个公司与这个家伙合作。梁灿山心里明白，葛兰岂止只能让这几个集团大佬与张宗飞合作，和马啸关系密切的大佬们她哪个都不会放过，因为张宗飞一定会特别酬劳这个精明的女人的。

就这样张宗飞的“康天投资”除了在几家券商的营业部拥有长期固定的核心运作账号外，终于也在葛兰手下的营业部开立了账户。自此张宗飞这个股神便真的给这几人带来了无法言说的财富暴涨，让神话真实地再次降临在几位大佬的身上。

几个月前证监会例行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强调要打击股市坐庄、操纵股价这些违法、违规活动，那个时候梁灿山就发现了端倪，这些绝不会是监管部门例行的吹吹风，他闻到了一股绝非寻常的气息在这场金钱暴雨中即将要演变成为飓风一样的风暴，然后横扫这个已经被疯狂的股票指数迷乱的世界。他让葛兰和范海明迅速收手，可是那个时候有谁还能听得进去他的这些话，梁灿山心中明白如果张宗飞被调查，张宗飞在葛兰这个营业部开立的账户将扯出……

可是同时他也绝望地明白：范海明、葛兰这些人早已沉沦在伙同“私募一哥”坐庄、操纵股价带来的疯狂快感之中无法自拔，没有人会在末日到来之前收手！

他睁开半闭着的眼睛并不看向任何人，而是看向红木茶几底下，仿佛那里有个隐藏在虚空之中的小人在和他对视着，只听得幽幽的声音从他口中传来：“这个世上只有万分之一的人能够从天上掉下的馅饼里面看到危险，也只有万分之一的人能够听从这种离开危险的建议。老范你也别怪自己了，毕竟除了你之外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我的话收手！”

马啸凝视着他说道：“不是万分之一，是几万分之一，甚至是更少的人……所以最终的成功也只能属于这些凤毛麟角的人物！”

只有马啸知道多年的老朋友梁灿山吝啬到从来不说多余的一个字废话，他只注重语言能带来的结果，而非表达他的情绪。这个资本界的神秘大鳄，像一个隐居在仙林中的隐士一样绝少现身江湖，

梁家集团本身的特色就是低调、隐秘，迫不得已的时候也是他的儿子微微露一个面而已。梁灿山听到马啸的这番话后终于将眼睛抬起，看向马啸，他的眼中流露出对马啸这句话的赞许之意，但是这种眼神交流也只有马啸才能感知。

梁灿山比平时更加沉默地缩在太师椅里面，仿佛在这个上可通天下可入地的千年巫师面前，他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危险，看到梁灿山全身只有眼睛在转动，马啸知道他的大脑除了睡觉无时无刻不在思索和判断之中，鬼才知道他睡觉的时候是否也是在转动着那魔鬼一样的神经。所有人在他面前不得不紧绷每一根神经，以审视自己对错之间梁灿山会做出何等的评价。

这个时候马啸知道他不会再多说任何一个字，梁灿山虽然超出所有人的智慧提前离开了这个癫狂和血腥的股市，只不过他转向了一条更加隐秘的可以赚取更多银子的道路。但是只要曾经手脚不干净过，哪能不留下蛛丝马迹？他的尾巴被留在了葛兰那里，不然打死他也不会召集大家来到这里。

最终马啸将视线定格在楚河集团 CEO 彭建和他的妻子葛兰身上，葛兰是马啸的手下，他将这位心腹安插在东达证券上海分公司作为一把手，成为东达最让他得意的挂帅穆桂英。可是没有想到也就是这么一个敢上天入地的女人终于给这一帮大佬埋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这个时候彭建木然的面孔微微看向身边的老婆葛兰，他轻轻咳嗽一声，葛兰一惊迅速抬起头来，她知道这是老公提醒该她说话了，自己闯下大祸那还不是为了在座这几个老家伙的利益，可是话虽是这么说，自己和丈夫坐在这里只是他们的垫脚石而已，所有的包袱还不是得自己背！

于是葛兰将脊背挺直看着这几个眼睛冒着绿光的家伙，她硬着头皮说道：“其实……张宗飞合作过的上市公司谁也不知道有多少，据我所知，光为张宗飞这种运作开户的证券公司就有多少个。法不责众呀，再说了，以前不也是从来没有处理过这些事情的先例嘛！”

马啸一拍身边的桌子，厉声喝道：“妇人之见！”葛兰吓了一跳

赶紧低头噤声不语，她双手紧搓着，白胖的脸庞因为紧张有些变了形，见四周没有声音，她那双狡黠的小眼睛禁不住又开始滴溜溜地来回在几个大佬脸上游走。

葛兰个头高大虽说不是什么美人的料，但是由于白嫩的皮肤和丰腴的身材再加上她骨子里特有的一股狠劲，还是让人过目不忘。

忽然她看见马啸的眼睛又射向她，吓得她赶紧又低下头来，胖胖的一坨大白肉堆在椅子上面看得出来在微微发抖，让人不忍直视。马啸的脸色越来越黑暗，他们闯下的大祸会给自己和梁灿山带来多大的麻烦，看来这个娘们一点都不知道！

仿佛在他脸上的乌云后面已经开始了闪电和骤雨，屋里很安静，每个人都听出了马啸声音背后的恐惧和愤怒：“几个月前证监会例行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强调要打击股市坐庄、操纵股价这些违法、违规活动，为什么梁董就能发现了端倪？为什么他就能坚信监管部门一定要出手？股市到了不可思议的高位，我和梁董都闻到了危险的味道，让你们迅速将重心从股市转向并购重组阵地，可是你们仍然和张宗飞那个疯子一起发病……”

葛兰心想不可思议的财富像雪球一样滚到脚下，怎么能有收手的可能？梁灿山装神弄鬼也就算了，马啸这个虚伪的家伙这个时候还要在这里装蒜，就好像他做的事情有多么高明似的，如果真有人能够看到钱滚到脚底下不要那他才是疯了！可是当她想到股市最终还是崩盘了，她不由得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禁将小眼睛投向脚尖。

马啸心里也是重重地叹了口气，心想如果不是铡刀落下，谁也不可能放弃财富像暴涨的雪球一样滚到自己跟前，包括他自己。在疯狂的贪欲面前，没有人能够将内心那匹已经疯狂的野马硬生生地往回拉，直到股市暴跌，直到财富像雪崩似的瞬间崩塌，直到张宗飞这个资本神话终结的消息传来……

他也知道不是梁灿山懂得放手，而是转向了并购重组阵地，只是他的眼光比常人更高远而已，只有他知道如何才能将财富真正地滚成一座金子做成的城堡，而不是一座瞬间堆积出来的雪山，因为雪山总有崩塌一日的到来。

可是就是在这一年，在这个注定将要被载入股市历史的年份，将迷乱在金钱世界的人们抛入了上天又入地的飓风之中，在哀号遍野之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多少机构早已覆没在深不见底的水底之中……

终于马啸沉着脸缓缓说道：“葛兰你不是怀孕了吗？干脆移民到国外生孩子去吧！”

一语惊醒梦中人，屋内所有人都暗吸一口气，不由得佩服马啸这个一剑封喉的处理决定。葛兰赶紧逃离，没了这个牵线搭桥的中间人，东达也失去了这个事件的责任人，这件事情的风险已经最大化地减少！

怀孕初期却遭遇黑色风暴，彭建和葛兰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哪里还能想到这个主意，被马啸这么一点破，两人立马绝处逢生一般对视一眼，不禁暗暗点头。

范海明苦着脸说道：“不只是葛兰见过张宗飞，当初那个家伙他非要见我，我看他特别谨慎，也就……同意了。唉！我这可怎么办啊……”

他求救似的看着马啸，马啸却摇头不语，梁灿山又将眼睛半闭上，这时候范海明的内心不得不佩服梁灿山的功力，当初他坚决不同意集团内任何人和张宗飞会面，一切都交由葛兰在幕后和张宗飞交涉。范海明心想张宗飞可是多次和自己直接密谋面谈，如果他真的被调查，肯定自己立马也就随之完蛋。而梁灿山因为没有直面张宗飞，他下面的那几个公司完全可以作为替罪羊背锅捅不到他这里，加上葛兰的逃离所以他肯定就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过这一劫。这个永远都稳居在深水之下的梁灿山，他永远都不会犯自己的这种错误，钱比自己赚得不知道要多出多少倍不说，任何的风浪也都无法波及到他的身上。

范海明盯着梁灿山那永远都是一个表情的面孔不禁想到：能沉住气潜伏在水下的才是真正的大鳄！

仿佛看透了范海明的内心，梁灿山终于叹口气说道：“张宗飞必定是完了！”

范海明瞪着眼睛：“葛兰这一走了之，那我……可怎么办？怎么办啊？！”

一时间房间里面静得没有一丝声息，所有人的眼中都现出惊惧的神色，恐惧的气息弥漫在这个狭小房间的上空，仿佛末日已经来临……

所有人都走了，房间只剩下马啸和梁灿山两人，梁灿山将屋内的灯光关掉，只剩下落地灯乳白灯笼里面散发出的柔和灯光，玻璃外面的月光这才肆意地侵入房间的各个角落，微弱的灯光和月光糅合在一起将两人笼罩其中。坐在黄花梨木椅子上两人相对无言，无须说出一个字，这对多年的老友此时在无声之中内心所有的思绪却相互传递无遗，彼此的想法都是已经感知到了。

一片静寂中两人不约而同叹了口气，乌云笼罩在这个小小的木屋上空，相视一眼后梁灿山轻声说道：“老马啊，你那个‘国家队’不会太平，上面已经开始动手调查了！”

马啸心中一震，浑身不禁一哆嗦，梁灿山是马啸的大树，任何风吹草动和狂风大浪没有他不知道的。他马啸怎能不明白现在的时局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呢？只是从梁灿山这个投资金融界资深大鳄口中说出这句话时，他的心脏还是重重地坠入了那个无底的炼狱之中！马啸只觉得浑身的躯壳一片冰冷，可是内里却是绝望的火焰在喷发燃烧着，冰与火的撞击已经将他立刻就要化为灰烬……

那场突如其来降临的股灾将整个股市和股民脆弱的神经已经彻底摧毁，山崩地裂般的崩塌使得这个世界成为了末日降临，在一片绝望的哀号声中政府终于宣布即刻开始出手救市。几十家证券公司召开救市会议，东达证券被指定为参与救市的主要券商之一。会议宣布必须刻不容缓地救火，发布的公告说明次日开始这些证券公司合计以不低于千亿投资蓝筹股 ETF，并承诺上证综指 4500 点以下自营股票不减持，根据公告这些上市证券公司除了要积极推动回购本公司股票以外，还要推进本公司大股东增持本公司股票……当马啸和一众内行看到这个时候政府关于“灭火”的制度和规则根本就来不及出台，等于这些救市运作完全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进行、而

这些救市流程又必须是半透明操作之时，这一切对于参与救市的券商操作人员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下可以大笔捞大钱的机会！

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落到自己的头上了！只要利益输送到位，哪有遇到这么好的便宜不去赚的道理？！在马啸看来所有知道这些猫腻的“救火队”谁都不会傻待着不往自己口袋里面装钱，于是在喊着爱国救市的激昂口号之下，马啸率领券商船队力挽狂澜逆袭进入狂浪翻滚的股海之中，风急浪涌之中只有他自己知道，真正激昂的是已经被从天而降的金钱袭击得失去了理智的灵魂。此时的马啸带领自己的部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私底下的运作只有行内的高手才能透过重重迷雾预见巫山真面目。

那个时候马啸只觉得疯狂这两个字已经在这个世上不存在了，只有“癫狂”俩字充斥着那一个时间段的所有空间和所有人的大脑！仿佛那个时空里面所有人的心智都已经被“癫狂”这个狂魔占据，一梦醒来马啸无法想象那个时间自己怎么会那么“癫狂”……

梁灿山幽幽的声音再次传来：“下面该考虑一下如果出事了，你该怎么办？！……”

马啸只听得脑袋里面“嗡！”的一声，整个世界陷入一片混乱的响声之中，他什么也听不见了……落地玻璃外面挂在天空的月亮忽然躲进了云层里面，仿佛那月亮也被梁灿山这句话吓得躲了起来，房间里面立马暗了下来。梁灿山像是鼯鼠一样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望着这双眼睛马啸忽然前所未有地恐惧起来，仿佛那是阎罗王派来地狱厉鬼的眼睛，在吸引着他走向前方地狱，他低下头看着脚下，就在这个黑魃魃房间的中间，那个地狱就在自己脚尖的前方，只要他抬脚一步瞬间就会踏入其中……

“你……就这么确定我……完了？！”黑暗中马啸仿佛是来自地狱的声音传来，两人心里都明白梁灿山这么残忍地道出他所看到的结果，是因为他们两人之间早已没有任何虚伪的面子要顾忌，两人似连体婴儿一样的利益体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只有单刀直入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月光下马啸不敢看向梁灿山，梁灿山那张布满褶皱的面孔此时

又陷入了重重的思虑之中，忽然马啸心中生出痛恨，为什么他什么事情都能未卜先知？为什么他圈钱的手段比谁都高明从来就不会出错？在救市过程中梁灿山一清二楚马啸私底下都干了些什么，那个时候他只是淡淡对马啸说了一句话：“你已经癫狂了，这个时候我怎么劝你你也不会收手！我只怕你将来把我们两家都给毁了！”

一语成谶！大浪覆舟矣！此时马啸仿佛已经看到自己的未来：风浪平息过后的海面一片平静，而马啸早已葬身海底！

月亮从云层中又开始探露出来，这个季节的月光开始通透、清澈起来。梁灿山的面容却开始布满阴云，马啸越来越觉得梁灿山的可怕，从二十多年前梁灿山第一次来到银行拜访马啸开始，马啸的命运就已经不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自己就像是梁灿山的那一头牛，那根缰绳一直就掌握在他的手中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直到股灾后马啸的证券公司成为“国家队”参与救市以后，他才唯一一次没有把自己的秘密告诉梁灿山，当马啸骄傲地向世人宣布他们为国家这个危机做出了何等贡献的时候，才会有梁灿山的那句巫师一样的预言，看来几十年的交情还是让梁灿山闭着眼睛就能知道马啸做了什么，他逃不过梁灿山的眼睛！

忽然马啸心中一凛，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轰然响起，梁灿山看到马啸像是被闪电击中了一样猛然抬头将眼睛射向自己：“难道……我公司里面有……你的人？！”

梁灿山并不回避马啸利剑一样的目光，只是四目相视他仍然陷入了深深的思虑之中，杂乱的眉毛下面那双眼睛闪烁着鬼火一样的光芒，仿佛他根本没有听到马啸问的是是什么。那眼神看着自己……马啸心中一阵惊悚，那眼神明明是壮士断腕之前看着即将要被斩断的那只弃腕……

马啸的嘴唇哆嗦起来，他断续说道：“你的脑袋……到底是用什么做的？你……太可怕了！……什么事情你都能算到……做到！”

黑暗中梁灿山双目如炬，可是他的声音却仿佛已不再是他的声音，而是从虚空传来：“天底下只有我们人类最可怜，我们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是孰不知人类早已丧失了深度思考的本能。